



宋元通鑒

九十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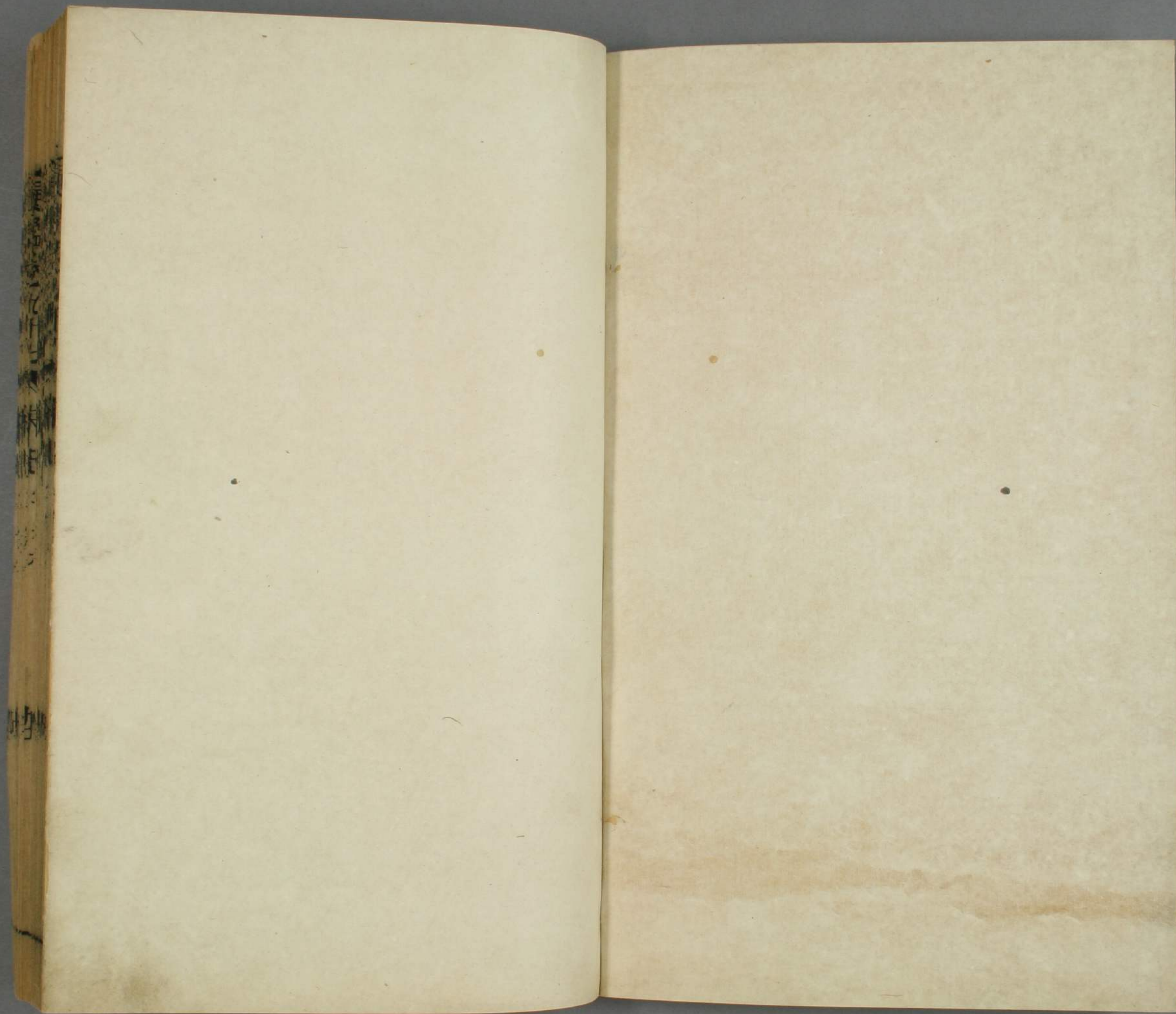
宋  
寧宗



廿八

特 別  
U8  
3719  
28





特  
U8  
3719  
28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六 丁卯一年

寧宗五

開禧三年

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

春正月丁丑朔丘密罷已

卯命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

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

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徭侂胄大怒罷密 庚

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

通鑑卷九十六

宋紀九十六 寧宗五

十一

通鑑卷九十一  
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投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

楊震仲死

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覲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

陳成

史次秦

楊輔不終

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

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

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

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

安世通

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

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

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

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釭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抹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

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兵。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

楊巨源

張林

朱邦寧

朱福

程夢錫

李好義

李貴

楊君玉

李坤辰

李彪

多惠人樂為用。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已

白子申

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槌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什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宜詔軍

王換

通鑑卷九十一  
 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  
 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臣源權參贊軍事  
 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  
 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  
 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于曦未  
 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  
 以茅上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  
 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  
 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  
 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

梟之市三月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  
 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  
 曦未叛時嘗按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載雜  
 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  
 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  
 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  
 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  
 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  
 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  
 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壬寅連貶程松澧

李簡  
劉昌國  
張翼  
孫忠銳

安丙修憾  
誤大事

州安置。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安丙素惡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

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于朝。夏四月己未，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叅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玠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戊辰，以錢象祖叅知政事。癸酉，金

公論



李好義  
毒朝廷反  
用王喜真  
潦倒

人復陷大散關 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謚成  
肅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逆曦大將王喜  
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  
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  
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史臣曰當時知王喜為吳曦之黨既不能罪又以  
節鎮賞之不惟踵唐末姑息藩鎮之禍而益知宋  
事之不可為矣

楊巨源被  
害

六月癸酉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寔楊巨源李  
好義為首倡功莫大焉既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僞言  
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誅叛詔書  
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  
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  
不平乃為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  
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懇  
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鞠其黨皆  
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丙密使興  
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

通鑑卷之九十六 宋紀 寧宗五

張伯威

李肇

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李肇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論曰人嘗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余觀安丙心跡之間蓋有不容揜者矣蓋丙嘗客於吳曦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早爲之所及曦反形旣熾顧又聽其辟召旣不能如楊震仲之死又不能如陳咸史次秦之

自戕李道傳鄧性甫之棄去乃其受其丞相長史之僞職托名陽與而陰圖其實左觀而右望及曦膏粱之習不除軍士之心盡失而楊巨源李好義輩又且決意討賊丙於是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上捷書則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國之逆黨卒之喜遣昌國以鳩好義而丙令喜以誣巨源遂遣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迹分明爲賊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銳則伏壯士殺之而併及其子揆其惡王大才則齎以祭楊九鼎險刻跋扈

王大才

通鑑卷九十六 宋紀  
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功名。日盛。飾詐文奸。聾瞽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果將誰欺也哉。昔荀彧不悟曹操之姦。以其爲漢討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或始悟而自殺。司馬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曦逆。而所爲若是。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有斷斯獄者矣。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下詔罪已命郡邑賑恤之

論曰楊輔謂安丙殺楊巨源必召變僅踰月而大旱飛蝗蔽天食豆粟皆盡嗚呼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不信然哉

九月壬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反俘歸幣縛送首謀稱藩割地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

方信孺

通鑑卷九十六 宋紀  
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

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栴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乙酉攢成肅謝皇后于承阜陵 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

七十萬緡而無成功蒙古征西夏克幹羅孩城冬  
十月丙辰詔以邊事諭軍民十一月甲戌詔韓侂  
胄輕啓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罷右  
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兵興以來蜀口  
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  
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  
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  
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  
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

象祖嘗陳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  
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  
兵三百候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卽呵止之擁至玉津  
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旣乃知之遂下  
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楊  
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  
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  
諫藩關皆出其門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  
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  
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徃徃垂涕顏棧草

通鑑卷九十一  
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稱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莫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彞乞置平原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初韓侂胄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別音問不通。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至。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侂胄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侂

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

不能

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  
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  
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  
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  
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韓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  
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顧曰望大叅保全丁丑貶自  
强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斬師旦  
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

皇太子

所見以聞辛巳連貶鄧友龍循州安置丙戌以衛涇  
僉書樞密院事 丁亥詔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  
恂尋又更名詢 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僕連州並安  
置籍其家貶李璧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  
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  
泉州居住薛叔似福州居住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  
置 辛酉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  
友並叅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僉書  
院事初韓侂冑欲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  
論其姦因辭官屏居絕口不及時事侂冑當國或勸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寧宗 五

其通書以免禍太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七 起戊辰至庚午凡三年

寧宗六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

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留中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召

倪思權兵部尚書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

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

史彌遠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化之實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  
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  
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二月戊申。追  
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詔韓侂冑冒定策  
功。命史官自紹熙以來侂冑事迹悉從改正。戊午。再  
貶程松賓州安置。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  
奪進士第一人恩例。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  
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  
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  
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

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  
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  
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  
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  
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  
和議始決。因遣柟持書索侂冑首。以贖淮南。柟還言  
于朝。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  
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  
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  
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

通鑑卷九十一  
淮陝侵地。

論曰韓侂胄罪惡貫盈誠不容誅矣晚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竄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何以爲國故李壁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柰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亡矣。

蓋深侂胄之罪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爲都官郎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

沈煥  
舒璘

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  
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  
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  
然有得士氣益振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  
燮罷之提舉鴻慶宮燮與楊簡沈煥舒璘師事陸九  
淵得聖學宗旨 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  
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  
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  
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為姦 夏四月戊午再  
貶陳自强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 閏月

皇太子作  
立

羞中國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 丁酉以早求直  
言 五月辛酉親策進士議臣請朝官有親屬赴廷  
對者免克考校 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跪奏闕  
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 六月王栴以韓侂胄  
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  
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  
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  
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乙亥衛  
涇罷 甲申林大中卒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  
學趣向不凡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

發凜乎不可犯。歷官僉樞，贈資正殿學士，謚正惠。  
秋七月癸丑，召丘霁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霁字宗  
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霁儀狀魁傑，機神英悟，  
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  
益天性也。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  
僉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  
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  
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  
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  
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

婁機

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甲午，出米  
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江淮流民。  
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  
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  
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已未，詔以金國和  
議成，諭天下。

呂中曰：和我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  
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親征，撻覽授首，是以與和。  
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和議詎可恃哉。

遷大學正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殆盡。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

李道傳

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李道傳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於是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

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上嘉納之。初道傳舉進士。調利州司戶叅軍。徙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爲動。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事機叅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

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已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以呂祖泰補上州文學。祖泰赴貶。匿襄鄧。至是。侂冑誅。詔雪其寃。特有是補。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毋無以墓。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

且未能葬吾母為憾耳。乃卒尹王栉為具棺歛歸葬焉。改真德秀為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時楊長孺為宗正丞德秀詰之見其案上有詩文一編一覽遂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而已。因言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呂惠卿輩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末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末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會末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卒元妃李氏黃門李

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遂奉之即位 戊午  
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 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  
庚午再貶李沐信州居住 是冬蒙古征脫脫及屈  
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  
為向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  
契丹

二年 金主末濟大安元年 蒙古太祖四年 春正月以樓鑰叅知政事章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鑰上疏曰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闡之  
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

通鑑卷九十一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  
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  
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  
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  
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  
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  
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  
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擒逐神宗之  
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

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  
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  
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  
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  
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  
卒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  
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使之所傳  
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 二月丁  
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熒惑入  
太微垣 三月丙申雨雹 辛酉罷漳泉福三州興



通鑑卷九十七 宋紀  
化軍賣廢寺田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卽唐之高昌也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 夏四月蝗 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 金主末濟殺其主璪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 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毋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

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司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爲令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乙丑以安西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 冬十月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減公私房廊白地錢什之三 十一月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 十二月己巳賜朱熹謚曰文初太常博士張徠議曰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熹足以當之宜謚曰

文公三議  
而謚定

文忠吏部考功郎劉彌正覆議曰熹有功於斯文宜特謚曰文 蔡元定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三年

金大安二年蒙  
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甲辰下詔諭羣盜又詔

戒飭監司郡守

丙午雨土

二月庚午詔楚州武

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三月庚子賜彭龜年

謚曰忠肅

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

夏四

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官軍大敗

己巳詔臨安

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槨

五月乙未淮東賊平詔寬

恤殘破州縣

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六

月丁巳朔日食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

西帥李璠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

辦李璠曰寇非吾民邪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

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

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璠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

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李璠平寇

通鑑卷之九十七

宋紀 寧宗六

二十七

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 秋八月夏侵金  
 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  
 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求濟新立不能出師  
 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  
 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  
 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  
 以老罷 丙寅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峒寇  
 悉平 武學生羣訴京尹趙師弄斥罷 金主求濟  
 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  
 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

宋武學生  
與太學生  
並著直言  
之節

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  
 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求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八 起辛未至癸酉凡三年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己丑敘州蠻寇邊

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

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李元礪伏

誅 壬戌以羅世傳擒元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

乃授通直郎尋復叛 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

臨安大火  
五月三日  
萬家千家  
凡數見非  
細故

劉燾

金納哈買  
住

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閏月丁未大風

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

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

于蒙古 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乞開偽學禁刊朱

熹四書于太學 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

四州旱傷秋稅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

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

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

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

車蓋欲借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

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

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

粘合合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

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六月丁亥

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

至涿州而還 減京畿囚罪一等更定四川諸軍額

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敘用

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

金且不暇  
延使而我  
奉之不沐  
可作笑柄

蒙古取金  
西京

蒙古子木  
赤察合台

高關台

日襄宗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合台窩  
 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 九月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 丁丑詔  
 附會開邊之人毋得敘用 閏月蒙古主既破撫州

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  
 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  
 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  
 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  
 于權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  
 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  
 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  
 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

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奔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徒單鎰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元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

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剌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

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  
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  
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  
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  
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  
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  
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  
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  
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

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十二月辛巳奉

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 秘書省著

作郎李道傳上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人才之盛衰人

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

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

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

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

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

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

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

人才寥落  
極矣能不  
慨然



通鑑卷九十一  
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

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六  
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釋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年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

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

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五年

金崇寧元年蒙古太祀七年

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

倍役法著爲令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 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鞬

鞞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夏人寇金陵州乘其有蒙

古之難也 蒙古主既充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

蒙古拖雷與赤駒駝

駒駝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

王李龍翰卒子昊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

其婿陳日煥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

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

殍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六

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

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

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

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已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

十一月辛酉。享太廟。壬戌。郊大赦。十二月壬午。

詔蠲州縣橫增歲額。國子祭酒劉燾乞以朱熹語。

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

春正月甲午。宇文

紹節卒。紹節字挺臣。成都人。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周悉事情。素與韓侂胄不合。贈少師。謚忠。

惠。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為令。三。

月癸亥。樓鑰罷。遼人耶律留哥。任金為北邊千戶。

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

隆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

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爲遼王改元  
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夏四月丙子以章  
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  
人不預 五月戊辰修慶元六年以來寬恤詔令  
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  
爲右副元帥 六月乙亥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  
之獄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秋八月金主復  
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  
虎與其嘗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  
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

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  
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  
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  
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旣又  
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  
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  
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  
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  
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  
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

全完顏石古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

金鄭氏

鎰人望，乃請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日詔：「九月甲辰，蠲京湖諸州逋負二十八萬餘緡。」閏月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通鑑卷之六十八 宋紀  
乙未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已詔 冬十月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卽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哈古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承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

宋華黎

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

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凡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九 起甲戌至丙子凡三年

寧宗八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

司遣提舉皂郊博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于

秦州城下敗還 三月丁卯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

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寧宗八  
之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故有潭州之命丙至潭政  
尚嚴酷轉運判官張徠劾丙不報 庚辰金國來督  
二年歲幣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  
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  
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  
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邪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  
主乃以其故主未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諸州貧民納  
鹽 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  
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以僕散安貞為山東安撫  
使 金主將遷都于汴左丞相徒單鎰曰鑿輿一動  
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  
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  
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  
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

月以直學士院曾從龍知貢舉從龍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

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紇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宮紇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

薛極

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六月辛丑以旱命諸路  
州軍禱雨司農卿薛極疏奏其略曰天心仁愛變不  
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  
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  
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  
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怠荒之  
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  
甲辰詔諸路監司守臣速決滯訟 秋七月甲子以  
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 乙亥金迫于蒙古遷都于  
汴遣使來告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

宋自遣使  
以來不知  
凡幾矣嘗  
大盜行劫  
于路而開  
門以延之  
歌舞以樂  
之又警虎  
在深山擊  
鮮以進之  
割肉以啖  
之至蒙古  
大伐金金  
已垂亡猶  
遣使不休  
是盜已斃  
猶跪拜之  
飲食之懼  
其復出也  
廟已死而

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  
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  
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  
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  
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  
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  
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

擊鮮割肉  
如故懼其  
復咆哮也  
愚哉愚哉  
獨不虞更  
有真盜真  
廂如蒙古  
者耶

志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  
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  
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  
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  
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  
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  
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  
中絕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戊申安丙罷

衛涇

知潭州以資政殿學士衛涇知潭州涇奏為張栻

請謚下太常定議九月壬戌朔日食蒙古將木

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花

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

青推寅蒼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

蒼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

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

黎從之奏寅蒼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

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月壬辰朔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十一月丙

先  
蒙古蕭也

戊命浙東監司發常平米賑災傷州縣罷四川制置  
 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  
 海農家子銳頭盜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連鐵  
 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  
 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  
 寇掠州郡皆衣紅袖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  
 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  
 德田四千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  
 附于蒙古與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是歲岳珂著  
 程史成珂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為籲天辨誣集五卷

天定錄二卷上之

八年

金貞祐三年 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戊子申嚴銷金鋪翠之

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負

米釋其繫囚 金僕散安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

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

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

歷黃捆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

走岬嶼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

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

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金時青裴淵葛平揚德廣王顯忠附焉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宋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未

金承暉死節

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

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  
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  
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  
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  
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  
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  
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  
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  
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  
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

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  
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六月丙辰詔  
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  
主毋責其租 知婺州丘壽雋奏爲呂祖謙請謚下  
太常定議 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  
龍僉書樞密院事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初太  
常博士孔焯定議曰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  
宣請謚曰宣考功郎楊汝明覆議栻明理謹獨學精  
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  
周達博士議是從之 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  
制置使董居誼却之。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北。蒙古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九月辛  
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  
類赦書完恤事。下諸路監司推行。夏。取金臨洮。  
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  
天泰。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  
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  
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  
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  
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

是亦不可  
以已乎

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辟如圍場  
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  
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  
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  
成。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燾等  
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以真德秀為江  
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朝辭。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  
日蹙。達勒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  
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

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

捐蓋如明鏡

予讀此疏三擊節已而正襟危坐以思保民而王若宋諸君雖恤無歲不下民聞無事不寬卽使虜氛日強民胡可恃何遂決裂乃爾反覆深惟大都詔令之虛文多聞

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間之實惠  
少朝廷赦  
吏胥不赦  
或偽增戶  
口或妄捏  
蠲免而况  
名色太多  
一役議除  
二役又起  
至于許于  
永利寬于  
浙東西賴  
南渡臨幸  
耳故孝宗  
之恤民猶  
倦倦而此  
以後實政  
亦罕矣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  
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  
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  
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  
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摠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  
人勿川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束黼繼尸宰  
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  
生卽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顛爲蒙  
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  
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  
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  
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  
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  
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  
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  
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以此知戰  
國人材猶  
可觀

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  
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木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  
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葢結余  
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  
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  
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  
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  
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  
路壅塞謹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  
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

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  
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達鞬之在今日無  
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  
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  
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  
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  
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  
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  
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

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

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

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瘠。則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

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

蒙古蕭阿先吾也兒

權師吾也。見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

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初太常博士孔煒定議曰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祖謙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考功郎丁端祖覆太常議是從之。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

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贖。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  
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  
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  
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  
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  
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  
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  
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  
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  
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  
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惇頤則又

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  
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  
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惇  
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下太常定議  
謂惇頤誠有功于名教緣官品未應賜謚奏內所引  
邵雍等並係特賜體例備申朝廷指揮 丙子命諸  
州招填軍籍 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  
震 三月乙卯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  
通 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  
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 遼王留哥

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金胥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六月，西川地震，黎州山崩，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涉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術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

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癸卯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

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 禮部

任希夷

侍郎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

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

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

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誠行則吾

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

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

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

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

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

正視苟揚諸子醇疵相雜穹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

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為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

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

特加表顯夏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

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

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

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  
道高出百王凡為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至其所宗  
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  
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  
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  
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從  
之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  
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  
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承德縣四十里以伺

蒙古取張致

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  
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  
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  
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  
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  
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  
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  
使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  
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

金苗道潤

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十二月丁巳給諸軍雪寒錢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毛善氏

